

朱子語類

(三)





孔子文化大全

朱子語類

(二) 宋·黎靖德類編

孔子文化  
東友  
大全編輯部  
出版社  
出版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nfucian Culture

# CLASSIFIED DISCOURSES OF MASTER ZHU XI

## Volume II

Compiled by Li Jingde of the Song Dynasty

Edit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NFUCIAN CULTURE  
Published by  
Shandong Friendship Press

顧 問 谷 牧

學術顧問

(以姓氏筆劃為序)

匡亞明 安炳周

(韓國)

安作璋 杜維明

(美國)

余敦康 辛冠潔

沈善洪

岡田武彥(日本) 周 何

周振甫 金景芳

胡厚宣

張立文 張岱年

張政烺

張豈之 張舜徽

楊向奎

董治安 樓宇烈

蔡尚思

編輯部主任 郭煥芳(兼)

饒宗頤

副主任  
于承九 楊海橋  
宋日亭(特約)

主 編 苗楓林

副主編 杜秀明

初甫川

王國華

石洪印

編 委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國華 石洪印

杜秀明

李 木 李德明

初甫川

宋日亭 苗楓林

郭煥芳

孫汝泰 陳延昭

楊光志

趙炳南 趙耀堂

蔣寶德



Advisor: GU MU

Academic Consultants:

KUANG YAMING AN BYING JU(KOREA)

AN ZUOZHANG DU WEIMING(USA)

YU DUNKANG XIN GUANJIE SHEN SHANHONG

TAKEHIPO OKADA(JAPAN) ZHOU HE

ZHOU ZHENFU JIN JINGFANG HU HOUXUAN

ZHANG LIWEN ZHANG DAINIAN ZHANG ZHENG LANG

ZHANG QIZHI ZHANG SHUNHUI YANG XIANG KUI

DONG ZHIAN LOU YULIE CAI SHANGSI

RAO ZONG YI

Editor in Chief: MIAO FENGLIN

Deputy Editor in Chief:

DU XIUMING CHU FUCHUAN WANG GUOHUA

SHI HONGYIN

Editorial Committee Members:

WANG GUOHUA SHI HONGYIN DU XIUMING

LI MU LI DEMING CHU FUCHUAN

SONG RITING MIAO FENGLIN GUO HUANFANG

SUN RUTAI CHEN YANZHAO YANG GUANGZHI

ZHAO BINGNAN ZHAO YAOTANG JIANG BAODE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GUO HUANFANG(concurrent)

Deputy Directors:

YU CHENGJIU YANG HAIQIAO

SONG RITING(specially invited)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八計二十四板

論語十

公冶長上

子謂公冶長章

問子謂公冶長章曰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繩紲爲可妻也炳南

南容爲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弃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炳南

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書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爲況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着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

便做何用避嫌問古入門內之沿恩掩義門外之沿義斷恩  
寓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更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  
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  
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  
或先是見公治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  
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無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  
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  
如此寓

叔蒙問程子避嫌之說曰人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  
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知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  
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古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  
多只是徇情忘地去少畊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  
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著工夫正怕到這處寓

子謂子賤章下

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

能成德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贊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爲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爲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補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贊

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爲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必竟只

是器非不器也

作明

問子貢得爲器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疏通明達平日所做底工夫都隨他這疏通底意思去一般人稟得恁地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恰似人嚙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八脉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深嚙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難作効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

寓

或曰雅也章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爲賢僂憎於人是 he 說得大驚小憚被他警嚇者豈不惡之

作

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詖字解之道佞是無實之辯道

林一之間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  
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  
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爲費  
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  
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  
佞寓

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已而不足爲君然  
夫子旣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箇細  
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  
有一毫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  
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  
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

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

率

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道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如何曰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他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誠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無遺方是信

相道去博同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此理也漆雕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以此見漆雕開已見不意方欲進進而已蓋見得太意了又要真知到至實無妄之地它日成就其可量平此夫子所以悅其篤志也

語姑從蜀本存之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

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处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处亦未妨即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害其爲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淮譬如一株樹用爲椽柄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柄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

穀文

立之問吾斯之未能信曰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但信未及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假借將來譬如五穀可以飽人人皆知之須是五穀灼然曾喫得飽方是信得及今學者尚未曾見得却信箇其麻若見人說道這箇善這箇惡若不曾自見得都不濟事亦終無下手處矣

韓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并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添  
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  
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

蒙端

問竊意開都見得許多道理但未能自保其終始不易曰他於  
道理已自透徹了又問他說未能信恐是自覈行處有些勉  
強在曰未須說行在目即便有些示窒礙處

湖

敬之問此章白也不是要就用處說若是道理見未破只且理  
會自身已未敢去做他底亦不是我信得了便定着去做道  
理自是如此這裏見得直是分曉方可去做寓因問明道所  
言添雕開曾點已見大意二子固是已見大軒了看來添雕  
見得雖未甚快却是通駢通用都知了曾點雖是見得快恐  
只見駢其用處未必全也先生以爲然問寓有何說寓曰開  
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  
不過不真知決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幸得天下不爲須

是真見得有不義不妄一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  
畧殺不幸做到九分也未其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  
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  
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但醒方始是信處耳聞格物窮理之  
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  
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  
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  
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晳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  
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姿高便見得  
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着實步步  
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晳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  
聖人亦須有言語敢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續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处

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自看得沒緊要今入居鄉只見居鄉利害佔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何害植

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是如何曰此亦只是說心中自曉會得後又信得及耳廣

問漆雕循守者平白循守是守一節之廉如原憲之不容物是也漆雕開却是收斂近約○道夫錄云原憲不能容  
拂迹於窟開却是收斂近約

問注謂信是真知其如此而無豪釐之疑是如何曰便是朝聞道意思須是自見得這道理分明方得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裏固理不可分別漆雕開却知得但

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如何曰也是見得這意思漆雕開想見他已知得八分了因  
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  
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  
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  
為真知真知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也  
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如此則曾子臨  
終更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做甚夢或曰起居動作有少違  
背便是叛道否曰然據注係舊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大了  
講之解云是人衣意思便小合殺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可見如  
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意凜然工夫只  
在斯字與信字上直說斯字如何當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

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  
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  
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楊子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爲足規模大則功  
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

辨

問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  
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太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  
孔門如曾點漆雕開皆已見大意某問開自謂未能信孔子  
何爲使之仕曰孔子見其可仕故使之仕它隱之於心有未

信處

可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太意曰漆雕開想是灰頭土面朴實去做  
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哲則只是見  
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

辨

或問子說聞意如何曰明道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又云孔